

胶卷业务曾是柯达的利润支柱,却也成为阻碍其自我革新的枷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数码相机的发明者是柯达,但真正推动其普及、完成市场替代的却是竞争对手。2003年,虽然步入寒冬的柯达宣布全力向数字产品转型,但市场从不宽容迟到者。当技术大潮奔流向前,舞台已属于新的参与者——

看世界

迟暮

袁勇

近日,柯达公司发布最新财报,其中一个数据引发市场关注:公司将有5亿美元债务到期,而眼下缺乏确定的融资渠道。一时间,“柯达即将倒闭”的传言迅速扩散。公司随即发表声明称,“有信心化解当前债务压力,不会轻易退出市场”。然而,舆论并未因此平息,市场仍在反复追问:一个百年品牌,缘何陷入困境?

疑问的背后,是人们对柯达跌宕命运的复杂心绪。在20世纪,柯达曾是美国工业和文化的象征,与好莱坞电影、家庭合影和新闻影像紧密相连。但今天,它却被不断传出的危机新闻包围,成为现实的商业案例。

1879年,摄影爱好者乔治·伊士曼研发出干版技术,简化了底片处理流程。两年后,伊士曼在美国小城罗切斯特创立伊士曼干板制造公司,开启创业之路,这便是柯达公司的前身。此后几十年,柯达以一个极具创新性的产品,颠覆了摄影市场。

1900年,柯达推出布朗尼相机,售价仅1美元。同时,柯达还提供胶卷冲洗和打印服务,用户拍摄后将胶卷寄回公司,由柯达完成冲洗和打印再寄回,彻底免去了复杂的显影过程。这些设计,使摄影从专业技术转变为大众日常娱乐,也让柯达“你按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的理念深入人心。布朗尼相机推出第一年就卖出15万台,后续更新的版本在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备受市场欢迎。

1935年,柯达推出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它极大丰富了摄影表现力,使摄影作品能够呈现出更加真实和生动的色彩。这种彩色胶卷迅速被新闻摄影师、广告公司和好莱坞电影广泛采用,推动了彩色影像在大众传媒和艺术创作中的普及,提升了摄影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巩固了柯达在全球影像市场的主导地位。

20世纪中叶,柯达在美国占据约90%的胶卷和85%的相机市场份额,稳坐行业巨头的宝座,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然而,新的技术力量已经在悄然酝酿。1975年,柯达工程师史蒂文·赛尚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本该引领柯达进入另一个辉煌期。然而,柯达管理层却被自己手中的“金矿”蒙蔽了双眼——因为担忧新技术会动摇利润丰厚的胶卷业务,将其束之高阁。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码影像技术逐渐成熟。富士、佳能、尼康等日本企业果断转型,推出一系列数码相机产品,快速占领市场。此时的柯达仍被利润诱惑,对于转型数码业务缺乏决心。

2002年,柯达的产品数字化率仅为25%,竞争对手富士的产品数字化率已达到60%。这段时间,胶卷市场需求骤减,柯达影像业务利润下滑超过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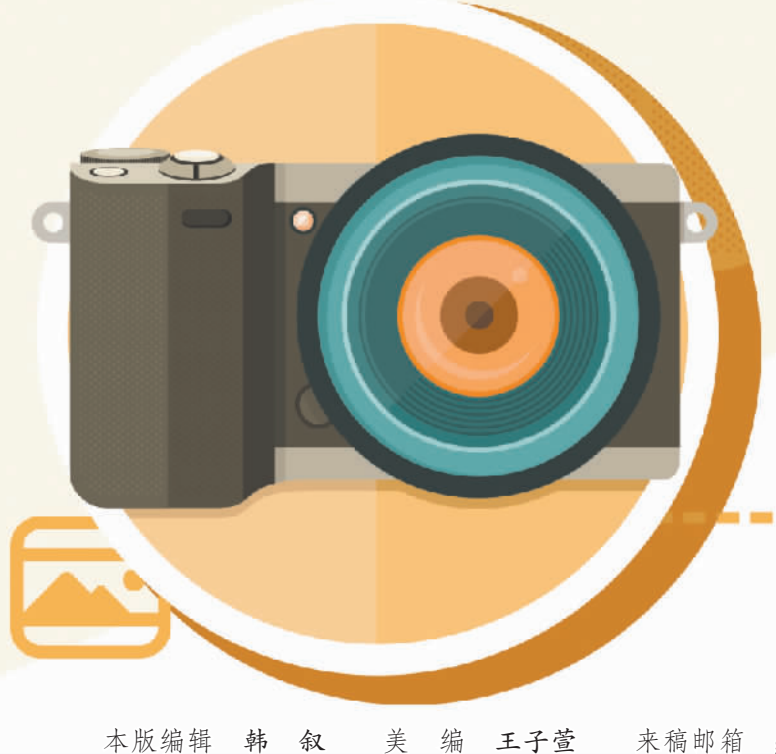
2003年,步入寒冬的柯达终于宣布,放弃传统的胶卷业务,全力向数字产品转型。然而,市场从不宽容迟到者,柯达在此后的竞争中极为被动。2004年,公司一次性推出6款数码相机,却因缺乏清晰的盈利模式与产品差异,很快陷入低价竞争。2006年,柯达被迫出售整个数码相机制造业务,核心市场彻底拱手让人。

为维持现金流,柯达接连出售医疗影像部门和专利资产,但收效有限。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崛起对整个相机产业形成新的冲击。苹果、三星等手机厂商不断提高手机摄像头性能,逐步取代大众对独立相机的需求。数码影像市场迅速被重构,柯达已无力追赶。

2012年,柯达申请破产保护,经过重组转向商用印刷、数字成像和新材料领域,但公司已难以恢复昔日的影响力,一直艰难度日。不时传出的各种关于柯达的新闻,都映照出这家企业的沉沦。

创新的力量不会因某家企业的迟滞而停步,数码影像和智能手机拍摄的普及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柯达的胶卷业务曾是利润支柱,却也成为阻碍自我革新的枷锁。企业一旦陷入路径依赖,往往难以突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数码相机的发明者正是柯达,但真正推动其普及、完成市场替代的却是竞争对手。柯达的命运警示企业:今天的优势可能成为明天的负担,今天的利润也可能转化为明天的障碍。只有勇于否定过去,敢于牺牲短期利益去开拓未来,才能避免被历史淘汰。

罗切斯特一度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被称为“柯达城”。如今,那里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昔日喧嚣的厂房多数被拆除或出售。当地居民依旧怀念曾经的“柯达时刻”,因为那不仅代表一张照片的温情,也是城市繁荣与社区记忆的缩影。然而,怀旧无法复现历史,技术大潮奔流向前,舞台已属于新的参与者。



本版编辑 韩叙 美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gjb@jirbs.cn



印象

王一伊

“海鼻涕”之困

随着夏季来临,气温升高,伊斯坦布尔的海水逐渐变暖,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的灾难又卷土重来了。

今年7月以来,一种名为“海鼻涕”的黏稠物质已经从马尔马拉海,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蔓延到了黑海。在土耳其语中,博斯普鲁斯的意思是“喉咙”。过去,伊斯坦布尔的海一度因“鼻涕”窒息,现在它的“喉咙”也要被堵住了。

马尔马拉海是土耳其内海,面积只有1.14万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二,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它曾被土耳其人及全球旅友评为“世界上最美的海”之一,直到它被黏糊糊的“鼻涕”覆盖。

“海鼻涕”的正式名称是海洋黏液,是一种浓稠的黏性物质。根据科学研究,其成因大体包括三大因素,分别为长时间的高温、风平浪静的天气以及水中富含的营养物质。当海水中氮、磷类的营养物质过剩时,一些浮游植物会过度繁殖,并在压力条件下分泌出一种黏液状物质,在海面上扩散开来。

在正常情况下,海里出现点“海鼻涕”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其大体上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混合物,少量出现并不会造成什么不利影响。但当“海鼻涕”大量出现,就会形成一条阻碍

气体交换,并且本身还会消耗氧气的“毯子”,把整片海域变成氧气严重不足的“生命禁区”。

这正是马尔马拉海面临的情况。从空中俯瞰,黏稠的“海鼻涕”就像是一层米色的颜料,在马尔马拉海湛蓝的海面上画出了一圈圈螺旋状的图案,而且,这些螺旋图案还在因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变多、变大。

据土耳其官方公布的资料,马尔马拉海第一次爆发“海鼻涕”是在2007年,但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21年。

2021年夏初,“海鼻涕”一度覆盖了超过1.2万公顷的水域,造成马尔马拉海中五分之一的动植物死亡。专家表示,虽然在2021年6月政府方面宣称“海鼻涕”已得到控制,但实际上黏液从未完全消失,只是潜伏到了水下更深处而已。而如今,它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其实,今天这场灾难早在36年前就埋下了伏笔。1989年,土耳其深海排放系统的终端延伸至马尔马拉海,其初衷是用海水将这些废水稀释,并通过洋流将这些已经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废水带离土耳其附近海域,以缓解工业发展对水体环境的污染。

但问题出现在了排放量上。多年来,深海排放系统的排污量越来越大,土耳其工业大省特基尔达省近一半的工业区都在生产中。目前,每天有约30万立方米废水排入大海。尽管各相关企业均宣称这些废水是“经过处理”的,但

大海终究还是以“感冒”的形式表达了不满。

如今,“海鼻涕”正在严重打击土耳其多个产业。

作为土耳其最著名的潜水胜地之一,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群岛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游客了。海滩上几无人影,沙滩椅上无人躺卧,潜水教练开始批量失业。有潜水教练吐槽,没有人喜欢在能见度极低的恶劣环境中潜水,“如果你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楚,你是不会想下海的”。

同样受创严重的还有渔业。马尔马拉海沿岸一直住着不少渔民。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驾着木船捕捞海鲈鱼、鲷鱼和凤尾鱼。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每天,风都会把海面上的黏液吹到新的地方,如果是南风,它会吹向陆地;如果是北风,就会吹向大海。但无论吹到哪里,对渔民来说都是坏消息。“海鼻涕”切断了氧气供应,迫使鱼类迁移。在渔民捕捞墨鱼和其他鱼类时,黏液会堵塞网眼,缠住鱼饵,甚至塞住船上的发动机,使捕鱼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片水域已不再是我们曾经所熟知的马尔马拉海了。”马尔马拉环境监测项目负责人、水生生物学家莱文特·阿尔图兹表示,“与其说它是一片海,不如说它更像一个污水坑。”

2021年夏季“海鼻涕”爆发后,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将马尔马拉海划定为特殊环境保护区,要求对商业海上活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加强工厂检查和罚款,并在3年内将流入马尔马拉海的经过处理的废水比例从46%提高到100%,等等。

同年9月底,土耳其在联合国

大会上宣布批准《巴黎协定》的决定。土耳其是最后批准该文本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此外,包括土耳其环境部长、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以及7位市长、省长在内的众多相关方共同制定了《马尔马拉海行动计划》。该计划包含22项建议措施,建议包括对所有向海中排放废水的污水处理厂进行监测,开展能够增强公民意识的研究,并努力将马尔马拉海设为保护区。该计划还要求地方行政部门在2025年夏季前升级其污水处理厂,以减少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

然而,今年以来,已有多座城市因在新建工厂方面进展缓慢而被罚款,承诺完成建设的169家工厂中仅有42家建成。环境监测部门的进一步检查还发现,包括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这样的主要大都市区均被发现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大海;布尔萨、特基尔达、巴勒克埃西尔等省份也均发现了污染违规行为。

被淹没的马尔马拉海,不仅是土耳其的损失,更是对全球生态的一记警钟。这也绝不是全球环境危机的孤例。今天,我们还在目睹着南极冰川的不断融化、亚马孙雨林的持续退化、撒哈拉沙漠的无情扩张。层出不穷的生态危机,揭示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层裂痕,也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海水相连,天空共顶,环境问题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只有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推进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才能让马尔马拉海的悲剧止于当下,而不是在更广阔的海洋反复上演。

“风”“光”无限

陈霖 温新年

240万吨。

中企还积极参与阿联酋风能领域的建设。由中国电建集团承包的阿联酋风电示范项目自2023年顺利建成并投入运营以来,年发电量可满足2.3万多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在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城市吉达以南,大量光伏板在沙漠中铺开。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预计35年内的总减排效果相当于新植树5.45亿棵,成为中国方案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合作的一个范例。

在北非地区,埃及康翁波光伏电站、摩洛哥哥努奥光伏电站等项目见证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深度合作。

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绿色

转型等词语频繁出现在中东国家的发展愿景与发展战略中。中东智库地缘政治报告组织认为,参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使中国成为该地区能源转型的关键合作伙伴。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数据,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不到全球的1%,基数较低,却是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睿咨得能源公司预计,五年后,巴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总发电量的30%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今年以来,中国与海湾国家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除市场与技术互补性较强外,开放的态度也是中国和海湾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一。“中国合作

方非常开放,坦诚地与我们进行技术交流,共同推动项目落地。”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和海水淡化公司之一的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说,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向全世界展示了务实作风。中国始终以主动姿态参与全球合作,与众多国家共同发展。

在阿布纳扬看来,中国在光伏、风能、电动化等领域的发展为全球能源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不仅推动了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新能源在全球的普惠可及。

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企业开展深入合作,一幅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画卷正徐徐展开。(据新华社电)